

A Magazine For The Earth 中国首本世界主义绿色和平理念杂志

VECO

issue
03
SEP/OCT 2010

ALEX MACLEAN · STUART HAYGARTH · XU BAO KUAN · ED STRUZIK · GEORGE MONBIOT · JOHN ELKINGTON · R. EDWARD GRUMBINE

RECYCLED 生生之道



四方科



© 2011

当石油遇上政治

在指责 BP 的同时，人们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如果没有他们的盖章允许，BP 也就不可能有犯下错误的可能。不过，奥巴马很清楚要把责任推向何方，他要求亲自与 BP 董事长对话，这场灾难惊动了英美两国的政府首脑。加州州长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相继宣布取消对附近海域的离岸石油开采的支持。

墨西哥湾漏油的政治影响也开始向美国之外扩散，挪威政府决定禁止所有新的深海勘探行为，直到 BP 漏油事件的原因全部调查清楚为止。挪威石油部长里斯·约翰森说：“墨西哥湾发生的漏油事件如此独特，其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见，我们在行动之前，必须从中收集足够信息。”

不过，石油公司们马上对这样的“规范行为”提出了异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干扰。但对愤怒的美国人来说，通过这次灾难，他们看清了石油公司与政治之间的牵扯不清的关系。负责石油开发的美国矿管局遭致美国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作为监管部门，怎能如此疏于管理，让石油公司任意妄为？根据美国内政部的调查报告，矿管局人员被列出了几大“罪状”——“没有职业道德”、“疏于坚持规章制度”、“对风险的评估跟不上深水钻井日新月异的发展水平”。

然而，到底是什么能让美国的监管部门也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很简单，全世界都通用的“法则”——金钱。根据“应对政治中心”的一份最新报告，在过去 20 年里，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为联邦竞选活动总共捐赠了 2.5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游说费用”。光是去年一年，这个产业花在游说联邦政府上的资金就达到了 1.74 亿美元，在所有 121 个产业中名列第三位，其中 BP 在此项开销上花费了 1800 万美元。自从 1998 年以来，“石油游说”为了取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总共已付出了 10 亿美元。

不言而喻，石油业成了华盛顿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产业，78% 的国会议员和 84% 的参议员都在之前那场选举中得到来自石油业的资助。奥巴马在所有接受石油业资助的联邦官员中，所受款项名列第二，BP 曾经两次捐款于奥巴马，后者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单笔资助对象。

当金钱遇上权力的时候，得意忘形的人们以为控制了世界，却不知巨大的灾难即将到来，结果几败俱伤，都是输家。整个 20 世纪，是一个由“碳化氢社会”构成的“石油世纪”，并且延续至 21 世纪。在这样的社会里，谁控制了石油，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控制权。“石油生产出塑料和化工产品，而它们是当代文明的砖瓦和砂浆，如果世界上的油井突然干涸，这一文明就将崩溃。”《石油大博弈》的作者、美国石油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鲁曾经如此评述道。

然而，还没等到油井干涸，人类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环境的挑战。对于石油，人类充满了爱恨交织的情感，至少，在人类找到下一种安全、持续、清洁的能源之前，石油依旧发挥着其“控制性”的作用。这次漏油事件，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难道真的就只能不停地去钻井，依靠石油过日子吗？

美国人的反思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让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感到切肤的伤痛——大片海域的污染，让当地的渔业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海洋生态的破坏将会导致长远的影响。除了指责闯了祸的美国公司以及疏忽管理的本国政府之外，美国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到底是谁把钻并推向了海底？离开了石油，美国人的生活还能继续吗？

生活在“由高速公路构成的社会中”的美国人与石油的关系，其紧密程度不言而喻。1919 年 7 月 7 日，一支由卡车和坦克组成的拉力车队，从华盛顿出发，慢腾腾地穿过“最黑暗的美国”，历经两个月，终于从东海岸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车队在欢呼的人群簇拥下游行一圈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致辞，他把司机比做“不朽的 49 人”。

这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不禁哑然失笑——这样乌龟式的速度，不过，如果考虑上当时并没有横贯全国的洲际高速公路网，就能明白这样的旅程在那个时候是一次真正的冒险。组织这次活动的意图就是向美国人民展示汽车运输的巨大潜力，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需要更好的高速公路。

在这 49 人中，有一个人非比寻常，他就是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看到了“美国的未来”，他回忆道，“这个老车队使我开始考虑到修建条件好的双车道高速公路。”果真，35 年之后，作为美国总统的他把这个倡议提上日程。1919 年的这次旅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美国人的机动化。

于是，美国人一手建立起了发达的高速公路网，庞大的汽车业，以及对石油的大量需求。对于许多美国司机而言，他们最熟悉的标志是遍布在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的标志，那是各家石油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宣言”。这些石油公司的商标，曾经为美国人带来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可是，沉迷于美好生活里的人们，往往不会去深究使用这些“黑色金子”将会给地球和下一代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美国人并不反对深海勘探，2 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 的美国人支持深海勘探，因为，这有其经济上的意义——这既能创造工作，同时又能满足美国巨大的能源需求。既然油在那里，我们又需要石油，如果我们不把它挖出来的话，那就只能从其他国家购买，那么，就让私人部门去挖油吧！

这样的逻辑，在这场灾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也许，是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能源问题了：我们是否可以节约能源？我们是否可以提高能源效率？我们是否可以真正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如果是“是”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大海中放入数目众多的钻井平台，在地球上打下一个个洞。👉





GULF OF MEXICO



谁漏了墨西哥湾的油？

撰文/孙海英

对于石油，人类充满了爱恨交织的情感。至少，在人类找到下一种安全、持续、清洁能源之前，石油依旧发挥着其“控制性”的作用。这次漏油事件，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
难道真的就只能不停地去钻井、依靠石油过日子吗？

英国石油公司(BP)7月15日宣布,新的控油装置已成功罩住水下漏油点,“再无原油流入墨西哥湾”,这距离4月20日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近3个月。这个消息稍稍缓解了全世界人的神经,更确切一些的话,是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受到影响的人、奥巴马政府以及BP公司,至少噩梦不再延续。然而,接下来庞大的救灾恢复工作,将是更漫长的一场行动。

这三个月来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国家所经历的“堵油紧急救助”,传递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那就是即便先进如美国,富有如BP,也无法及时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漏油事故,那么,那些还在夜以继日地钻洞的全世界数以万计的海上石油平台,无疑都隐藏着难以想象的巨大风险,在过去20年里,全世界发生类似严重的漏油事故不下6起,美国能源专家理查德·沃楚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像1500米这么深的钻井平台投入使用时,对油井的遏制技术却比钻井技术落后。”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这就好比一个贪婪的猎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猎物,不惜在森林里放火来驱赶动物出来,结果无法控制火势,不仅毁灭了整片森林,还祸及了自己。简而言之,整个“玩火自焚”的举动!然而,在这个被金钱和权力主宰的世界上,即使大部分人能看清这样的事实,也无法跳出固有的强大的生存法则。

当2万名美国人聚集在墨西哥湾海域和沿岸,努力清除油污;当全世界的人通过高空拍摄的电视画面,看到满是黑色油污的大海,被石油染黑的大海,人们不禁问道:到底是谁造成了这场灾难?未来,我们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

落难的BP

一时间,位居全球500强前列的BP成为众矢之的,曾经风光无限的BP,领入深渊,股价重挫,甚至急于变卖资产筹钱来支付一大笔还没有完全计算出来的账单,连英国政府也不禁为BP有些着急,号召拯救这个落难的石油巨头。BP的落难,对于它的同行伙伴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偷笑的事情,也许只能感到一些幸运——幸好,这次不是发生在我的头上,特别是对于来自美国本土的石油公司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预警——试想一下,如果是换作一家美国公司的话,那往后还怎么在自家门口立足呢?

事实上,深海钻油的风险,成了每一家石油公司的“紧箍咒”,当这个地球上的石油越来越被耗尽的时候,石油公司的“找寻石油的任务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需要在地表上钻上越来越深的洞,对环境影响的程度也随之上升。只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富裕的石油公司更舍得花些钱“堵”住人们的嘴和视线,把这些风险小心地隐藏起来,直到有一天随着灾难降临而真相大白。

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如果石油公司是个“人”的话,那么那个“人”长得就是一副肥头大耳、腰包撑得鼓鼓的模样。的确如此,在“石油世纪”里,如果石油公司还赚不了钱,那还有谁能发到大财呢?然而,大部分富有的石油公司,并没有那么好的名声,每当一处海域被失误的石油作业污染的时候,所有的环保组织都对事故制造者怒目相对。

早在2000年,BP就在全球范围内打出了“石油之外(Beyond Petroleum)”的口号,这个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曾经为BP赢得广告大奖,BP不仅说得很美妙,而目的确也采取了“石油之外”的行动。2005年,BP成立替代能源业务部门的时候,承诺将在未来10年内可在再生能源领域投资80亿美元,到2009年,BP已实现了投资承诺的几近1/3,然而,包括BP的前高管都不得不承认,相比石油这项主业,“石油之外”的副业进展并不快,特别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副业项目”的资金来源遭遇了萎缩。

对于任何一家试图“变绿”的石油公司来说,都会陷入这样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因为,石油公司所挖掘的产品,其生产过程以及本身就是一个对环境有所伤害的产品,然而,这样的产品却是石油公司得以生存的生命线,为了“变绿”,石油公司需要将一部分资源转到其他的绿色能源开发上,但支持创新的资金来源则来自于“主业产品”,一旦“主业”受到了影响,新能源的开发也因此受到制约,比如投入预算的减少。

所以,石油公司的“转型”,似乎要比他们自己动人的描述更为尴尬,如果只是“虚伪”地转型,那么还有可能被戴上“漂绿”的帽子。在丹麦NGO组织所举办的“2009气候绿洗大奖”的提名名单上,瑞典的能源公司Vattenfall,丹麦的能源公司DONG,以及壳牌等等能源公司都榜上有名。